

如何理解「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作者：方舟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文章刊載於《信報》2023年8月2日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近年大家琅琅上口的一句話。誠然，隨着香港由亂轉治，並走上由治及興的新時期，香港如何配合國家發展，愈益成為大家關注的議題。然而，雖然「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句在各種場合頻繁出現，但實際上香港社會內部對什麼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存在不少偏頗的理解。

有一種觀點將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與「保持獨特性」置於對立面。這種看法認為，香港如果配合及靠近中國內地發展，會變成一個沒有獨特性的內地城市，這顯然是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一種曲解。另一種理解是口號、形式化，將融入國家發展視為表面的交流，並將工作重心置於大量的考察交流活動。加強交流當然是好的想法，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遠不是這麼簡單。

要打破這些迷思，我們要認真辨析一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概念意涵。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改革開放以來，香港與內地（尤其是廣東省）的聯繫密切，正如習近平主席曾言，「40年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如果香港與內地的合作不是新鮮事物，為何近年要特別提「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個要求？這當中應該有什麼是過去尚未做到、還沒做夠之處？箇中之妙，或許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例子中看出端倪。

港企「兩頭在外」 難分享內需市場

第一個例子是八十年代開始，香港與廣東發展的「前店後廠」模式。1978年，港商在廣東東莞開辦了中國內地第一家來料加工廠，標誌着香港企業家在珠三角設廠的時代趨勢。香港製造業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工序和生產線配置在內地，而香港公司的職能則轉為接單、管理與服務。這種「兩頭在外」，即訂單、品牌和銷售渠道都依靠海外、只是生產環節設於內地的模式曾經盛極一時。但這種模式只是利用了內地廉價勞動力，而高度受制於西方的市場狀況。因此，西方市場有什麼風吹草動，香港會受影響，也即是所謂「歐美一打噴嚏，香港就會感冒」。

這種模式的出現是由於七十年代後期經濟發展使香港各種成本飆升，此時內地低廉的勞動力、大量廠房用地成為香港企業降低生產成本的最佳出路。但當內地工資上升、消費市場逐漸發展起來，而且開始推動「騰籠換鳥」、產業升級的時候，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方式卻轉型困難，很難享受到內地市場發展的紅利。

最終這類企業多數面對兩種出路：一是猶如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遷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生存，例如越南、孟加拉等；二是選擇把工廠出售，把資本帶回香港炒股炒樓。今天回顧來看，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香港企業與內地雖然有非常緊密的聯繫與合作，卻未能分享到內地經濟蓬勃發展和內需市場不斷擴大的成果，沒有成功「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幫助國企建立現代化制度

另一例子是九十年代中後期以來，香港股票市場成功取得內地企業境外上市首選地的地位。1993年，青島啤酒在香港聯交所掛牌，成為首家在香港發行H股的中國國有企業，大量國企（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民企）來港上市，不僅僅是獲得了資金，更重要的是配合和推動了國家當時最重要的改革方略之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例如建立健全的董事會制度、引進戰略業務體系概念、風險管理、監管機制、問責制度，對推動中國內地企業組織架構和管理機制的現代化產生了重要作用。當中的戰略性國企，如國有四大商業銀行、電訊、石油化工等巨型企業，透過來港上市，不但完成了企業自身的改革過程，亦對國家建立政企分離的市場經濟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香港自身的金融產業亦有突破性飛躍，香港從區域性金融中心變成國際主要金融中心，首次上市集資額（IPO）多個年份居全球第一，與紐約、倫敦看齊而有「紐倫港」之稱。可以講過去30年，香港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國家企業的發展是同步壯大的。此外，除了金融業外，也帶動了香港相關配套行業的發展，如法律、會計等專業服務。由此可見，當香港的發展和國家發展大局緊密結合時，其效用自然是一體兩面，有助於國家，有益於香港。

在新時代下，思考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策略，先要理解清楚國家當下的發展大局是什麼。目前國家發展面臨兩個大局，一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實現民族偉大復興」。按世界銀行目前標準，人均GDP超過13845美元即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即使考慮價格調整因素，中國在「十四五」規劃結束時（2025年）成為高收入國家已無懸念。按照這個發展趨勢，中國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及2050年「全面現代化」兩步走的發展目標明確堅定。

中國晉身高收入國家影響全球

現在高收入國家人口合計只佔全世界16%，而中國一國人口就佔全球19%，超過現有所有高收入國家人口總和。中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對全球影響力和財富格局都是一個顛覆性的變化。隨着中國發展崛起，自然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視為重大競爭對手，因而施加壓制。所以，目前美國牽頭，利用技術、人才、國際網絡方面的封堵，削弱中國現代化進程、產業升級的目標，構成「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這種國際政治、經濟的格局重構，在國際背景之下，國家目標之中，香港能夠做什麼？應

該做什麼？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一方面要清楚國家發展大局的目標，另一方面也要清楚香港對國家而言的獨特優勢。香港作為中國最了解西方的城市，其國際網絡、吸納國際資源的能力，正好可以協助國家應對美國所實施針對性的國際人才、技術的壓制措施。正因為香港這些獨特優勢，習主席在香港回歸 25 周年的七一講話中才會重申「一國兩制」「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長期堅持」。這種重要的表述反映了「一國兩制」不只是為香港平穩過渡而設計的過渡性制度安排，而是在長遠的國家發展進程中，也需要香港特殊制度的補充。這也是為何國家領導人多次重申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這不僅僅是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也是對國家最有利的制度安排。

在明確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的基本定位後，我們可以聚焦國家目前最看重香港兩個領域的定位：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科中心。

先看香港傳統最大的優勢產業金融業。香港的金融業在過去一段時間成績亮麗。香港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之一，但近期香港最引以為傲的 IPO 市場也遇到了不少挑戰。未來香港金融市場能不能有新的突破，關鍵在於能否協助國家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破美元霸權及壟斷。

人民幣計價股票 針對海外投資者

目前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貿易體，大約 120 多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夥伴是中國內地（相比之下只有約 50 個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夥伴是美國），加上「一帶一路」倡議，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潛力甚大。但目前的問題是，在內地資本市場未全面開放情況下，其他國家持有人民幣，要有足夠的投資渠道，並有足夠的流動性。全球城市中，只有香港具備善用人民幣離岸市場的條件，開發各類人民幣計價的投資產品。

曾有香港證券業資深人士問筆者，香港已經有「滬港通」、「深港通」機制，內地投資者不需要兌換貨幣，已經可以買到港元計價的港股，為何還要費力發展現在看起來成交量不大的人民幣計價股票？筆者的回答是，從長遠上看，發展這些投資產品的策略目的主要不是為了給內地投資者購買，而是為了海外投資者，使其更有意願持有人民幣，從而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這是香港金融市場配合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一步。

科技自立自強 應對美國「卡脖子」

至於創科領域，近年成為香港經濟新動能的熱門詞。習近平主席 2022 年來港的兩日中，在出席儀式和會見各界人士之外，唯一的對外考察活動就是去香港科學園，體現了國家對香港創科的高度關注。因此，香港發展創科產業時，也不能只看香港，而是要把香港放在國家科技創新發展戰略中來思考香港的產業定位與發展策略。

當前國家一方面推動高質量發展，致力產業升級，但同時要面對美國實施的「卡脖子」戰略。面對這種困局，國家的戰略方針是明確的「科技自立自強」，將科技創新放在最重要的戰略位置。基於這種認識，香港的「國際創科中心」需要與國家創科發展的目標與戰略對接，思考香港的創科產業在國家創科產業鏈中可以擔當什麼角色，吸引內地大型科技企業將產業鏈的某些環節放在香港布局，利用好香港的特殊優勢，協助國家構建世界領先水平的科技產業鏈，並在這個過程中培育出香港的創科生態圈，這才不負國家對香港的期望。